



## “团团” 圆圆

□虞燕

小时候，做米团是外婆家的一大盛事。

做“团”前的准备工作也是繁复的：外婆早几天就借来了大蒸笼和大团箕，趁天气晴好清洗、晾晒；阿姨们搬出许久不用的石磨刷洗、晾干；院子里码得齐齐整整的柴垛像整装待发的士兵；大木桶里浸泡了按比例配好的早粳米和糯米……米浸泡数日后需淘洗、沥干，再倒入清水，准备磨浆。磨浆那日，喜欢赖床的二阿姨跟小阿姨被已忙乎了半天的大阿姨从床上揪起：干活了干活了！小孩子一有点新鲜事儿也躺不住了，嚷着“等等我啊”便急吼吼穿衣下床。第一次见到石磨那个庞然大物，我好奇极了，一会摸摸结实的木架子，一会瞅瞅那两块圆乎乎重叠着的石头，石磨边上凸出来的那个木头柄实在碍眼，到底干嘛用？而那个连了一条麻绳的光秃秃树杈原来就是妈妈所说的“磨担”（也叫推杆）。开磨嘞！推杆上的绳子被吊了起来，妈妈和阿姨们两手扶在推杆上轮流推磨，“吱嘎吱嘎”声不绝，另一人负责把加了水的米舀到石磨上的洞里，白色米浆源源不断地流下来，流进石磨下的木桶里。

小小的我坐在小竹椅上看出了神，多年以后才明白，那用绳子吊起的推杆蕴藏了怎样的智慧。磨好的米浆要通通倒进白色“洋粉袋”，结结实实地扎好口吊在屋檐下，或者直接压一块石头上。这个绑紧沥干的环节其实就是运用了隔巾吸水法，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时不时地去拍拍捏捏“洋粉袋”，等米浆硬到了一定程度变成米粉了就可以做米团了。正式做米团那日，全家老老小小都要起个大早，连平日不经常过来串门的两个姑婆也来帮忙了，分工、协作，大家忙得热火朝天。灶膛里火苗窜动，噼啪声像是柴枝在唱歌；灶台上芝麻炒得喷喷香，勾引得人吸着鼻子咽口水；桌上米粉分成几堆，妈妈和姑婆正对它们揉捏捶打，阿姨们则占了另一张桌，

啤酒瓶或擀面杖碾碎炒熟后的芝麻；外婆端着盆啊桶啊一会灶间一会外间地忙进忙出……我跟弟弟忙不迭地转过来转过去，东摸摸西捏捏，不停地给大人添乱。为了让我们消停点，大人们也会指派一些小任务给我们，比如，揉黑豆馅。蒸熟的黑豆放进饭桶，拌上白砂糖，我负责拿个棒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捣，趁大人不注意就舀起一勺子送进嘴里，很甜很香，吃了还想吃。阿姨夸张地拍拍饭桶：啊呀，少了半桶，偷吃的人应该会变成黑炭头吧？我抹了抹嘴，想：等一下多吃点白白的米团不就白回来了？

围桌做米团是儿时记忆里最温馨的场景之一。大家或站或坐，边拉家常边从揉好的米粉中挖出一小块，在手心拍成圆饼状，把芝麻或豆沙裹进去，搓成圆乎乎的一团，最后轻轻一压，使形状略扁。我也煞有介事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又搓又捏，但成品往往不尽人意，不是个头异乎寻常，就是把馅儿沾在了米团外面，看上去邋里邋遢的，不美观。没过多久，大团箕和竹床上就都是白乎乎的米团了。一批又一批的米团被运到大蒸锅里，灶头白气缭绕，诱人的香味一溜烟飘到屋外，惊动了左邻右舍，大人小孩们纷纷登门来参观。米团热气腾腾出锅后，等长了脖子的小孩们顾不得烫嘴，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，那是怎样的味道啊，软糯细腻、温暖醇厚，从此刻刻进了记忆。最后，还要趁热给米团们盖上红色的“戳印”，这活往往是我抢着干的。给米团盖红印就像是给白白胖胖的娃娃点朱砂痣，实在好玩，我一个接一个地盖，不亦乐乎。为便于区分，芝麻馅和黑豆馅的红印子形状是不一样的。

外婆会把米团分成多份，出嫁的女儿、成家的儿子、家里各亲戚通通有份，还要端一些到邻居家与之分享。过年过节，桌子上摆上一大盘米团，一家人分食，有永远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。



## 舞龙者自述： 龙腾虎跃 昂首向前

□沈东海

我二十岁开始学舞龙，且舞的是龙头，后来自学成才，做了舞龙教练，更亲手带出了不少队伍。

我本属龙，学舞龙，名又叫东海，似乎和龙投缘。可惜两个本命年，都受伤了，2024年更是把右手三指弄断了。每一次大伤，我总以为自己废了，询问医生：“以后舞不了龙了吧？”“舞龙？你这样还想舞龙？算了吧。”没想到的是，荆棘丛中爬过，回头望，已是云淡风轻，我依旧走在演出与教学的路上。

在记忆这本小书里，舞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们学舞龙的时候还未入夏，到春节前夕，已成了一群出类拔萃的舞龙手。在秋季九龙湖葡萄节演出中，我这个龙头更是被教练单独点名表扬，说“舞得刚猛劲爆，舞得虎虎生风”。

也就是那年的春节，在镇海杜郭村有个重大的文艺演出，我们舞龙队自然不能错过。领队说：“舞龙喜庆吉祥，你们开个好头，热热身。”

等临近演出，我们又猛练了几晚。当天，偌大的露天演出场所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人多得像“叠柴片”。当我们扛着龙从村委会步行来到晒场旁的小河边，不知是谁眼尖，先打了报告，人们齐刷刷地向我们看来。顿时，人群安静了，仿佛都能听见我们的脚步声。

还是几个调皮捣蛋的小屁孩，打破了宁静。有好奇心重的，想摸摸龙头；有半大的孩子，一路尾随，吵吵嚷嚷让爹妈给拍照；更有胆大好动的，拿不动龙头，却来抢舞龙的杆子，想要一耍威风。

在众多的演出队伍中，我们队是清一色的小伙子，全是一米八左右的帅哥，特别亮眼。

我们被人群簇拥着，来到指定的表演场地，虽个个内心欣喜异常，却由不得多想，只能平静思绪静待演出。

我们按套路，摆好了龙舟造型，只听一声清脆的锣鼓响，打破了晒场的宁静，在不停地“哈！哈！哈！”声中，我们像一条条喷吐着火焰的

小兽，原地不停地变换着造型。翻腾一番后，锣鼓接着一响，我们依次飞奔出场，仿佛一条久困巢穴的蛟龙，突然解了束缚，一飞冲天。

全场的观众沸腾了，热烈的掌声，尖锐的口哨声，如同烟花礼炮，遍地炸裂开来。

此时，作为龙头的我，身体是燥热的，脑子是清醒的，我带着整条“龙”，按照编排的套路，左冲右突，翻转腾挪跳跃，只差腾云驾雾飞上天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天的龙舞得是真好，全是二十岁左右铁打的小“后生”，整条龙朝气蓬勃，霸气侧漏。

一曲终了，舞龙队员个个出了大汗，大家没留一点余力，彻底爆发了一次。围观者中有熟人，指着队员们说，这是谁家的儿子，那是谁家的孙子，一时间让他们有了大明星的错觉。

在议论声中，人群中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，“太激情四射，太炸裂了！要求加演！”潮水般的附和声四起。主持人见此，用会说话的眼睛看了看领队，领队又询问了我的意见。舞龙头太累，接连上场很耗费体力。但还用问吗，肯定得加演啊。

主持人显然也是爱看的，他热情地说：“舞龙队演得确实精彩！大家稍等片刻，让队员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再加演一次！大家说好不好？”掌声响起，如同暴雨般落入我的耳朵。打铁要趁热，我们没休息多久，便又重新披挂上阵，仿佛大将军出征。

那天的舞龙，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高光时刻。

另一次春节舞龙是在2016年，镇海老城闹元宵，我作为舞龙教练，随队前往。不料临时有个队员无法参加，我便顶上了。那天，我作为“自由人”上场，有时客串舞龙身，有时又举龙头。

写完这篇文章，晚上我还要去九龙湖镇教舞龙，这是断指后我第一次出门。龙腾虎跃，昂首向前！庆幸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